

杨晓敏◎著

当代小小说百家论

小小说应是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之结晶，其文体美学意义、文化意义、教育学意义、产业化社会学意义均彰显丰沛，可圈可点，无不打上时代进步之烙印。



NLIC2970870953

DANG DAI
XIAO XIAO SHUO
BAI JIA LUN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小说，此起彼伏文脉传承，皆为泱泱华夏之风雅盛事。社会孕育之必然，人为因素之规范，当代文化创新之时尚潮流也。文学自古非单一话语，精英文化质地、大众文化质地、通俗文化质地可三分天下。一根琴弦奏不出交响乐，小小说乃否定之否定，亦为小说之大道也。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杨晓敏◎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小小说百家论

DANG DAI
XIAO XIAO SHUO
BAI JIA L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小小说百家论/杨晓敏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80765-753-8

I. ①当… II. ①杨…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I207.4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86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bs.cn
售书热线 0371 - 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30 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自序一：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

小小说为什么会在“小说式微”的窘况里“一枝独秀”，让众多的作家醉心其中，并唤起各种不同身份的读者一浪又一浪的阅读热情？这种“小小说现象”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我以为，小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应该是一种平民艺术。

作家为什么写作？其创作动机虽千差万别，窃以为主要有三种类别：一种是立志为艺术献身的人，他们有着深邃的思想、诚信的良知和特殊的写作禀赋，作品的精神指向，是对于人类灵魂的导引和重铸，这是支撑社会文化建筑高度的精英。其二大约是为求改变生存状况而投入创作的人，这类作家头脑同样敏锐清醒，一方面知道自己的天赋、实力尚不足以成为大家，另一方面，积极地、认真地从事创作，一般有着较为明确的功利目的，总觉得敲开文学之门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另行去做，创作之船一达彼岸，差不多就该搁浅了。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例证。而当今社会，随着普及教育，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另有第三种人涌现。他们之于文学，注重的是“参与”，少了些虔诚，多了些随意，只想让人生多些色彩，让生活变得轻松。因为读书可以使人处事洞明，人情练达，适当搞些创作可以提高文字技巧和表述能力，可以辅导孩子，可以显示自己的生活品位，抑或在百无聊赖中，寻找一种精神慰藉。这种创作，没有功名利禄之忧，没有生存之虞，就是觉得有些胸中块垒需要宣泄冰释，某些有意思的事物需要随手描绘，他们不指望一篇小作品会有多大功效，哪怕多一些文雅的话题也是好的。这些人后来即使能成为大家，也毕竟是凤毛麟角。于是，小小说

和小小说作家诞生了。

小小说作家是否“人微言轻”，小小说文体是否“文单力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这里，我依然想说的是，小小说只能是一种平民艺术。平民艺术的质朴与单纯、简洁与明朗，加上理性思维与艺术趣味的有机融合，极其本色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亲和力，应该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何谓小说家？人生无非两种体验，一种是直接的生活体验，另一种是间接的心灵体验。一般来说，能调动小说艺术手段，来描述诠释这两种体验过程，即具有较强的文学表现能力的人，可谓小说家了。作家们的创作过程处于自由状态，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阅读选择。他们不太可能具备和作家一起进行文本实验的条件，也不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们只是读者而已。

小小说却是另外一副姿态，它使小说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平民艺术。无论如何，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是必定要摒弃言之无物的。它容不得耍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小小说不是故事。就其文体而言，小小说自有它的字数限定、审美态势和结构特征。它的规范性更有别于散文、小品等。一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有人把小小说创作戏称为“螺蛳壳里做道场”，可谓一语中的。小小说虽属方寸之地，却能提供出无限的艺术空间。稍偏颇一点说，小小说和小小说作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退掉了长期笼罩在小说及小说家头上的神秘光环。因为小小说可以“集束式”生产，小小说作家可以一茬儿一茬儿涌现。

目前全国有近千家报刊发表小小说，每年的发表量达几万篇。小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能如此迅猛发展，与一大批小说名家的参与创作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小小说写作，起到了非凡的倡导示范作用。名家写小小说，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种融合。小小说由粗糙单薄走向精致丰厚并逐渐形成一种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文学样式，名家的特殊影响功不可没。他们虽只偶尔为之，但多成佳品。与此同时，从真正意义上把小小说创作推向进步的，则是我国新时期一大批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专业户”。他们数以百计，是遍布于全国各地小小说创作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和佼佼者，是小小说创作领域里卓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勤奋笔耕，硕果累累，其作品数质兼具，创作风格日趋成熟，开始形成鲜明而别具风采的艺术个性。小小说是一种新文体，那些优秀的小小说作品，是智慧的浓缩和凝聚，是一种机巧的提炼和展开。它从某种意义上昭示，假若以前的小说家以写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而步入文坛的话，那么，今后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大都会受到小小说的熏陶和影响。因为小小说是训练作家的最好学校。小小说所营造的一片片绿地，以其婀娜多姿的艺术魅力，正悄无声

息地占领着大众文化市场。通过年复一年的潜移默化，已上升为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精神需求。正是有一大批心无旁骛、对小小说情有独钟的创作者，以风格各异的创作手法，争奇斗艳，共促繁荣，才编织起当代小小说创作的巍巍大观。

小小说是一种最具读者意识的小说文体。它的兴起，是对“长小说”而言的文体创新。随着时代进步和生活节奏加快，广大读者和有识之士，都希望把文章写得短些、精粹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小说这种文体一经发轫，很快便风靡文坛，日益显示出它的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小小说简约精致，情节单纯，尺幅波澜。它除了具备短篇小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要素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种功能，即“新闻性”。它贴近生活，紧扣时代脉搏，因其小而灵便、易于操作和占版面小，便负有“传递信息”的特殊使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瞬息万变，当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对此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小小说便已捷足先登、四处开花。有趣的是，“新闻”把重要的内容放在“导语”里，小小说则善于在“结尾”时再揭开谜底。由于小小说能以艺术的形式，不断迅速地反映生活热点，传导社会信息，因此具有“新闻”的某些特征，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小小说是智慧的结晶，是艺术的精灵，是大众化的文体，能产生近距离的心理效应。无论对于作者、编者还是读者，小小说都有一种谜一般的诱惑。

毋庸置疑，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大厦，靠的是鸿篇巨制，如波澜壮阔的长篇小说，凝重厚实的中、短篇小说。小小说担负不起这个使命。小小说只能是一雕梁、一盆景，小小说即使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铆钉。它也无须超负荷运转，更不可能取代别的小说样式，哪怕是试图越轨都不行。但小小说同样是小说家族中的小兄弟，自有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审美态势和结构特征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著名作家南丁先生曾称小小说是“英俊少年”，干的是“营造绿地的事业”。所以，它理应是小说文体的一种补充，一种拓展，一种加盟。最为关键的是，小小说从民间崛起，演绎出生活中缤纷缭乱的华彩片段，有着亲切的真实感。能让普通读者的阅读欲望大为增强，何尝不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化走向呢？

正因为小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体，所以不少对这种文学样式有兴趣的作者、研究者，曾提出不同见解。诸如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形式的艺术”“虚构的艺术”“留白的艺术”“结尾的艺术”等，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思索之余，也感到有可商榷的一面。诗歌也可以说是“立意的艺术”“留白的艺术”，长中短篇小说，哪个不是“虚构的艺术”，散文当然也讲“形式”和“结尾”。要想让小小说有别于其他文学品种，对小小说有一个高度的理论涵盖，当然应该更准确地触及它的本质和内涵才行。小小说从字数上首先不同于长中短篇小说，从内容上也与故事、小品文有别。作为小说的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

要的是，它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虽称之为“平民艺术”，却不容忽略它在艺术造诣上的高度和质量。如果完整表述一下，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同时具备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文学品种并不多见。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不可能让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诗歌也并不适宜大多数人阅读，既然如此，这种无形中的距离感又如何使普通民众直接从中受益呢？而故事、小品文虽然具有上述三种功效，同样充满平民意味，但总体上属于通俗文化或泛文化之列，而极少能被称为“艺术”的。

在中国，纯文学是和高雅艺术画等号的。小小说虽然只有近 30 年的历史，却已有近百人因其小小说创作成就而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数千人进入省市作协，被冠以“作家”头衔，数十篇小小说作品被选入大中专教材。代表不同文化层面的读物，正好满足了读者的不同需求。无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还是通俗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都有其各自不可替代的使命。即便是那种文学性偏低的故事、小品读物，也携带着滋润心灵、消解矛盾及普及教育的作用。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 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对一种文体样式的理论探讨，肯定会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并健康发展。我提出的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还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

中国小小说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经过有识之士的倡导规范，经过报刊编辑的悉心培育，经过数以千计的作家的创作实践，经过两代读者的阅读认可，小小说这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新品种，终于从弱小到健壮，从幼稚到成熟，以自己独特的身姿跻身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这是当代中国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在此意义上，小小说的倡导者、编者、作者乃至读者，应同属开拓者和奠基人，其功德莫大焉。这是一个有创新性的、与时代进步合拍的文化成果。

小小说的轻捷灵便、单纯通脱的文体优势，为现代人带来了时尚性的阅读快感。夸张一点说，小小说以系列流动的美育课堂，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两代读者。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小小说的确还是一种相对稚嫩的文体样式，客观上说，它的成长期太短了。我们写诗，起码可以追溯到唐诗宋词；我们写长中短篇小说，四大名著和三言二拍早就在形式与内容上树起了里程碑；我们写散文，唐宋八大家也更属早行人了。我们写小小说呢，拿什么来作为理想中的标高

呢？虽有《世说新语》《唐元话本》《聊斋志异》等，但从文体意义上讲，它们属于笔记、传奇、小品、随笔之列，尚未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小小说完整的文体特征。国外创作小小说的历史稍长，但少量作品真正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充其量也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对于中国的小小说作家们来说，创作出浓郁的具有中国民族气派和传统文化特色的小小说精品，需要我们扎实地从头做起。

小小说文体正从短篇小说文体中逐渐剥离出来。文坛上已经出现一茬又一茬优秀的小小说作家。文学期刊中也有了长期刊载小小说作品的核心刊物。然而，小小说作家队伍的迅速扩大，小小说创作中良莠不齐的现状，正引起广大读者的担忧。由于小小说易写易发的特点，常常伴有挥之不去的写作上急功近利的情绪，加上大多数小小说作者的知识结构不甚健全，也显露出作品单一化、模式化、浅薄、雷同和华而不实的缺点。我认为，只有把小小说文体置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去审视，真正接受严格而规范的理论关注，才会营造出小小说持久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

小小说任重道远。

自序二： 我的文化理想

当代小小说已蓬勃发展近 30 年，对其存在的理由，应该无可置喙了。不仅如此，它还以事实证明，由于参与小小说写作的人成千上万，遍布社会各界，小小说的阅读热潮持续升温，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正带动着精短文学（故事叙述、哲理小品等）领时尚阅读之先，并拉长了相关文化产业链条，它所呈现出来的民间性的大众文化意义，使小小说现象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众多的原因，文学创作只是属于少数文化精英的事，大众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是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文化素养、审美鉴赏水平未能得以普遍提升，能够从事写作的人概率小，文学的“小众化”使文学产品不能大量生产；二是发表园地的匮乏，制约着更多具有文学天赋的人登上写作舞台。当然还应该有体制方面的因素和游戏规则的导向问题。所以，从文化意义的角度讲，文学写作一直未能完成从“金字塔结构”到“橄榄形结构”的转变。也可以说，我国的文学乃至文化的“中产阶级”未能迅速形成，一个缺乏文学读写训练和缺失中等文化程度教育的庞大群众基础，延滞了我们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步伐。

历史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这种状况得以不断调节并趋于改

观。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使人们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日渐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建设的腾飞,带动并刺激着文化事业的极大进步,而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又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着强势的智力资本的支持。图书、报刊、广播、音像、影视、网络等的涌现,使精英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多种文化形态,呈现出互动共荣的多元化格局。加上大众的积极参与,文学读写的空间被瞬间放大,变得愈加斑斓多彩,文学逐渐成为一种能够流通普及于文化市场、被更大的社会群体所消费、参与创造的精神产品。大众文化崛起的意义非凡响。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它必定会像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经济变革一样,引起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提升。

新时期自然也滋生出新的文学样式,来抒发写作者们的思想情怀,展现艺术追求和认知生活的能力。小小说应运而生,顺应着历史选择的时尚读写的文化走向。小小说虽不是“大菜”,但方便可口,色香味俱佳,又有足够的营养。它似乎是无力的,却是真诚的,因为它是一种近距离的诱惑,能开掘出平淡人生中隐藏的生活秘密来,充实人生的阅历和识见。小小说的读写能为徘徊在文学边缘的人,拓宽大面积的文化参与和消费,圆其文学之梦。

当今社会,已形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它们各自有着自身的特点与作用。引导和重铸着人类灵魂、支撑社会文化建筑高度的精英文化诚然不可缺,能够迎合一部分人休闲、消遣的通俗文化则需要加以扬弃,而春风化雨、滋润心灵的大众文化,则本身兼有精英文化质地又有通俗文化市场,能够惠泽普通民众,引领社会文明的主流。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最活跃也最有亲和力。现在的理论界和评论界,喜欢两分法,要么谈精英文化,要么谈通俗文化,或者谈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似乎都忽略或回避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中间地带,即介于它们之间的大众文化形态。

一种文化,仅靠少数精英的呐喊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缺乏大众热心参与和大面积流通消费的文化,不能真正具有“接地气”的力量,就只能是一种“小众”的或“弱势”的文化。一个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标志应该是,把原始的文化资源型积累和受众的被动型接受,逐渐转化为大众的主动参与生产和选择性消费,转化为精神产品的活力创造和国际化的文化输出。文化强国首先要文化繁荣,而真正的文化繁荣不是单指“精英文化”即科研式的开掘利用,其实大众文化形态与通俗文化形态亦有自己的经典化标准。文化繁荣从根本上要依靠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相辅相成。

小小说文体的简约通脱、雅俗共赏的特征,决定了它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一篇小小

说,要求它承载非常高端非常极致的文学技巧,或者要求它蕴含很大的精神能量,是非常难的,也会限制它旺盛的生命力。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说的教育学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小小说在众多文学体裁中,是一种非常受社会各界读者青睐的文学读写形式。它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础的或中等程度的文化普及教育,应该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大前提。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统的文化读写活动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仅以《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为例,30年来的发行量已逾亿册,培养和成就了成千上万的写作者,影响了两代读者,所以还可以认为,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学意义。

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坚持精英化写作并能够创造阳春白雪式的经典,以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固然重要,文学作品不能没有皇皇巨著和传世的示范性标本,作家不能没有这种理想情结和执着追求。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同样应该理解更多的人,去热爱一种质朴平易、言近旨远,并能启蒙文学鉴赏入门的文体,以有限的时间和有效的读写,在浮躁和逼仄的世俗生活中,来张扬自己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青春浪漫情怀,以及对于高质量的诗意图生存的神往与钟情;因为精神产品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因子以及独特的使用价值、美学价值,会从不同的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果多一些独立思考生活和多维认知事物的方法,健全人格和丰富想象力,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国有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积淀的文化瑰宝和文学典章不胜枚举。从四书五经到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四大名著、《阿Q正传》等。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同时,也许还会有些许惆怅与遗憾。因为不可否认,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起来,在社会文明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差距,起码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究其根源,恐怕除了物质文明所体现的硬性指标外,还因为整体的国民文化素质、大众生存的文明美育水平没有提升到相应的高度。譬如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去欣赏《红楼梦》、去理解“卡夫卡”的,从务实的角度讲,总得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文化滋润,来弥补这么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拥有资源到开发产品,再到进入大众生活的自觉文化诉求,直至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这中间有着复杂而系统的精密工艺,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的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过程,充满创新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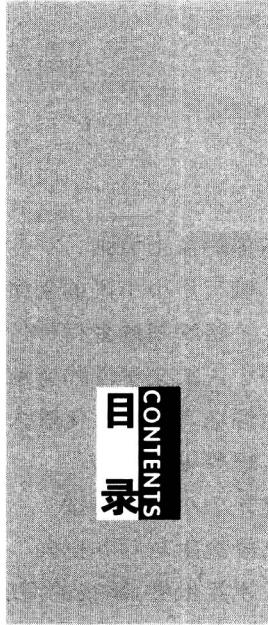
我坚持认为,精英化、大众化、通俗化三种文化形态就好像三原色,共同构成了文学天空的斑斓色彩。当代文坛之所以显得单调和窘迫,很大程度就在于我们文学的主流话语权把基调定在了“精英化”的一根琴弦上,而一根琴弦又如何

能奏响气势如虹的交响乐章呢？小小说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小中见大、纸短情长，在写作和阅读上从者甚众，无不加速文学（文化）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不断被更大层面的受众吸纳和消化，春雨润物般地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活跃的大众智力资本的支持。

似乎这样的设计更趋于合理：文学的少数精英化带动、拓展大众化，大众化提升、改善底层的通俗化，使文学（文化）成为一个互补互动的科学和谐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现代文明进程的基础。所以从广义上讲，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便超出了它的艺术形态意义。小小说作家除了文学写作的追求外，他们还具有文学启蒙、文化传播和普及教育的作用，这种自觉服务社会的功能理应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小小说作家长期处于体制关怀的边缘却热情不减，所以我认为，坚持小小说写作并持之以恒的人，是应该得到社会和受众的理解、尊敬的。

当代文坛名家和有识之士多有对小小说情有独钟者，而专写小小说的可谓蔚为大观，有成就者数以百计。因为中国社会的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立足民间的业余小小说创作队伍，各类报刊的小小说栏目设置，星罗棋布的小小说学会、沙龙和巧立名目的奖项、征文，五花八门的精选图书，小小说经营的产业链等，使小小说所彰显出来的文体意义、文学意义、大众文化意义、教育学意义、产业化意义和社会学意义，已在更大范围内被有识之士褒扬和关注。小小说文体、小小说作家在世界范围内，凸现为一个创新性的字眼。小小说带动的精短大众文化系列读物，以自己平民化的姿态融入时尚阅读的主流。大众参与，为大众写作，大众阅读受益，30年过去，小小说依然是英俊少年。

对人生的认识，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要懂规矩。古人云无规矩不能成方圆、玉不琢不成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个层面是要有素养。不论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终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渐进，从言谈举止、身体力行上善养浩然之气、君子之风，体现出品行操守上的高度自觉。第三个层面是要有目标。应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抱负，蓄满“风声雨声，辗转反侧；闻贼上岸，绕室徘徊”的悲悯情怀。第四个层面是要有理想。理想是一种比主义比信仰还要宏阔博大的境界。譬如政治家的理想是想用进步主张来振兴国家，军事家的理想是想用坚兵利器来强悍国家，实业家的理想是想用发达生产力来支撑国家。那么文化呢？文化人的理想当然是想借助于一种现代文明的尺度，以拳拳之心来弘扬人文精神，开启民智，德育美育，提升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不是谁都可以有机会担当的，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只要用心，也是能以“智力资本”来完善人生的。



- 001 王蒙:天然成趣,妙手偶得
- 004 冯骥才: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
- 007 汪曾祺:《陈小手》的神来之笔
- 010 林斤澜:白描气韵绝句
- 013 南丁:小小说营造文学绿地
- 016 孙方友:用传奇书写传奇
- 020 谢志强:飞翔的写作姿态
- 024 陈毓:语言天赋与唯美文风
- 029 蔡楠:精短篇章的形式之美
- 033 韩少功:碎片化读写的时代
- 036 许行:《立正》的永恒魅力
- 040 刘建超:锻造文字的筋骨
- 044 聂鑫森: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守望者
- 047 宗利华:文体意识的探索精神
- 051 邓洪卫:小篇幅内的精致密度
- 054 刘国芳:写作是一种孤寂的过程
- 058 尹全生:硬朗文风的美学价值

- 061 赵新：浓郁的乡土情结
065 孙春平：细节是小小说的生命与魂灵
068 王奎山：一路吟唱的乡村传奇
071 王往：小小说的文学性和诗意图美
075 凌鼎年：倾情写作与文化蕴含
079 司玉笙：思想人性激情
082 秦俑：这是小小说的馈赠
086 夏阳：文学禀赋与写作指向
090 陆颖墨：水兵世界，飘扬的海魂衫
093 非鱼：好作品在于奇思妙想
096 墨白：小说叙事的百变高手
099 赵文辉：乡土文学的原生态之美
103 黄建国：见微知著与文学意味
106 安石榴：雪国盛开石榴花
109 修祥明：放飞心中的吉祥鸟
113 杨小凡：根植于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
117 田双伶：意象营造的魅力
121 申平：从故事里开掘生活本质
125 沈祖连：“南天一柱”的文学情怀
129 张晓林：写出传统文化味儿来
132 于德北：诗人气质与浪漫找寻
135 李永康：小小说事业的民间推动者
139 秦德龙：冷幽默式的艺术表现
143 申永霞：与生俱来的语言天分
146 袁炳发：素材选择见才情
149 奚同发：把握写作质量的高度
152 滕刚：特立独行的先锋写作者
155 江岸：黄泥湾风情录
158 陈永林：贴近生活的草根写作
161 珠晶：别致新颖的话语方式
164 芦芙荭：在偶然中寻觅答案
167 红酒：戏里戏外写人生
170 王海椿：与文结伴的浪子情怀

- 172 曾平:小文章与大主题
175 范子平:生活发现与写作坚守
179 陈力娇:弹奏悠扬的命运交响曲
182 魏永贵:浪漫主义的现实观照
185 周波:探寻人性深处的律动
188 王琼华:业余写作亦成家
191 袁省梅:“羊凹岭”新的传说
194 宋以柱:坚持读与写的质量精度
197 符浩勇:专注于道德感和生命迹象
200 远山:着力丰富小小说的潜内容
204 田洪波:回到现实底层与悲悯情怀
208 非花非雾:沐浴着爱与理想的光泽
211 相裕亭:当代视角与传奇色彩
214 高海涛:红花绿叶两相宜
217 金光:平实之中见功力
220 陈敏:生命质感与心灵透视
224 周海亮:经典的诞生
227 刘立勤:文笔朴拙男儿情怀
230 刘黎莹:女性的柔韧之美
233 王培静:讴歌普通人的生命亮色
236 伍中正:淳朴的乡村牧歌
239 张玉玲:爱的咏叹
242 杨崇德:自成一格的民间幽默
245 吴富明:把快乐融入读书与写作中
248 朱雅娟:且看新翻杨柳枝
251 牧毫:叙述中的沛然诗情
254 幽兰:父辈的土地情结
257 许锋:对现实生活的激情表达
260 徐水法:阅历是进步阶梯
263 何晓:宁静娴雅亦致远
266 戴希: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与思考
269 梅寒:舞台上下多彩人生
272 白旭初:执着于时代潮流的人生抒写

- 275 韦名:生活观察写作
278 梁小萍:感伤在内,用意曲折
282 黄克庭:幻影中的虚拟现实
285 丁新生:警营生活的丰富矿藏
288 谷凡:从生活识见到艺术表达
291 海华:将锋芒刺向社会病态的穴位
294 庄学:笔耕不辍,终有所获
297 刘志学:质朴叙事的艺术魅力
300 平萍:“警花”的那些事儿
304 侯发山:平实生活与深度开掘
308 东瑞:香港小小说领域的现任“掌门人”
311 朵拉:一个人的乌托邦
314 高军:创作与评论的互动互补
317 李利君:文学路上的杂食主义者
321 雪弟:一个人的小小说地图
325 王晓峰:当代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
329 刘海涛:小小说的文论家和教育家

后记

- 333 小小说:纠结之情感旅程
- 336 附一:郑州:倡导小小说 30 年
339 附二:中国当代小小说 30 年十大重要事件
343 附三: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颁奖词
345 附四:小小说事业推动奖颁奖词
350 附五: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353 附六:小小说金麻雀奖颁奖词
364 《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历届获奖作品名单

王蒙： 天然成趣，妙手偶得

近 30 年来，小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在当代中国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但在它萌芽、发轫以及文体特征尚未完善成形时期，一大批有远见有责任的著名评论家、作家的热情呼吁和参与创作，的确起到了倡导和示范作用。

王蒙是文坛大家，其作品的哲理深度和思辨力量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小小说和中长篇一脉相承，取材广泛，时空跨度大，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众生相无不纳入他的视野。因为他的从政、从文经历与众不同，他的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

《演讲术》《手》《雄辩症》《他来》等作品节奏快捷，活泼诡谲，合理夸张，丰富联想，博采杂糅，对人情事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文化大革命”遗风极尽批判意识。

《雄辩症》是一篇不足五百字的小小说，可谓名副其实的“微型”，短而不平，妙在其中。一位患有雄辩症的病人去看医生，面对医生寻常的问询，这位病人却是步步进逼做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荒诞无稽的谈话让人忍俊不禁，结尾处一句“经过多方调查，才知道病人当年参加过‘梁效’的写作班子，估计是落下了一